

族語文學獎的路途回首族語文學獎

民族語文學賞の道すがら民族語文學賞を振り返る

Retrospect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Literature Award in Aboriginal Language

文·圖 | 打亥·伊斯南冠·友拉菲 (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民小學教師)

「你們要積極參與族語文學獎的投稿，以增加朗讀文稿，未來推動原住民朗讀比賽，就會很順利。只有你們會寫，你不寫，誰能幫你。」這是當時全國本土語言指導員會議時，召集人鄭安住先生的一段話。

當年在高雄縣國教輔導團當本土語言輔導員，進而被推薦到教育部兼職本土語言指導員。當時，幾位原住民族籍的老師有感於全國語文競賽原住民學生組演講比賽，已淪落成背稿機，無法提升族語能力。所以，大家討論是否以朗讀來替換演講，最起碼在訓練朗讀時，也能順便提升認符號與拼音能力，進而增加對族語的自學機會，最後終於獲得認同，將學生組演講改成朗讀比賽。

但當時原住民可參考的朗讀文章很少，導致缺少原住民語文朗讀文稿的參考



文學創作頒獎典禮合影。

母本。所以，建議要先辦理原住民族語文徵稿，以作為未來朗讀的文稿。辦了徵稿活動，最重要的事，必須要有人投稿。所以，承辦人要求我們原住民族籍的指導員，除宣傳外，都要去投稿，並強制我們至少參加一項，當成本土語言指導員的任務之一。基於對此案的支持與當時的職責，就毅然決然著手寫文章，準備參加原住民族語文學獎徵稿活動。

我為「我自己」寫

因為是第一次，沒有相關參考文章，剛開始毫無頭緒如自己開疆闢土般，憑想像來規劃，斬殺了好多腦細胞。但是往好的方面想，不受既定概念束縛，而可以規劃如天馬行空般的遨遊、思緒如行雲流水般的馳騁。

著手第一件事，除了指定主題、題材，大多人會從最熟悉的領域著手。比如排灣族多選擇百步蛇、琉璃珠等做為題材核心。泰雅族大概離不開彩虹橋、紋面等，做為其思維範本。阿美族則離不開海洋、野菜的智慧。

而我布農族呢？既然自稱是月亮的民族，最易與月亮的題材產生連結，對月亮的心思互動最能發揮我的想像。且相關素材也很多、很豐富，所以就決定了核心題材「月亮」。因當時對南島語（至少布農族語）詞語結構的基本型知識，還不是很有把握，所以，就選擇了新詩來開手。因為新詩能打破死硬的語文結構，讓我的心思如在獵場上奔馳。於是，「新詩一月亮一布農」的基本雛型就明朗了，之後便常跑到坊間書局，不管是漢人還是原住民寫的華文新詩作品，不是當下參閱，就是買回家細細品嚐，期能在原住民族語文學獎中，有很好的表現，也期望族人在閱讀我的作品時，能容易體會我要表達的心思意念。

結構成型了，那內容、方向呢？當時，感嘆於布農族傳統文化的式微，族人紛紛拋棄傳統追求現代的當下，且現代布農族的「生活」每況愈下。於是決定發展出《與月亮的約定》相關的議題為主幹。敘述月亮與



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山海文學論壇。

布農族的關係，從古至今的演變與互動，以及布農族遠離月亮後的生活困頓，祈求月亮再次顧念的心境。

這是我有生以來首次參加徵稿，就得到了佳作，可惜優選頒給了原漢合作的作品《tapushuan》。不過從此發掘了我的能力，並激發了我對文學的信心。於是乎，最初幾期，幾乎每期持續參加投稿。當然，有時沒入選很難過，但從另一方面想，至少布農族語文學的層次很高，我還有努力的空間，如此想就釋懷了。我只剩報導文學組沒參與過！

還有值得介紹的讀本有小說《最後的獵物》，現有文獻中大多描述布農族是獵人的民族…等，當然要敘述獵人這個黃昏事業，尤其因時代轉換，獵人身分與心態的改變，是值得替曾經輝煌的獵人們留下紀錄。既然要寫獵人，就用半寫實的文體小說，較能呈現現況，敘述獵人晚景，跟大自然漸失的互動，及其內心的渴望。而新詩《山是什麼》，有感於國家怪獸在部落大肆開挖蹂躪山林，族人面臨土地求救的無力與無奈，把吶喊透過新詩與文字的排列傳達出去。《爸爸在哪裡？》是探討兩

性，透過公狗與母狗，延伸描述古今中外，孩子被繼母虐待的省思，這時「爸爸」這個人，到底在哪裡？

回首族語文學的歷程

所謂「萬事起頭難」，初寫族語文學，也是碰到這種狀況。我們50年代出生的人，是到了學校才接觸華語的，所以，思考邏輯都是布農思考。什麼叫布農思考呢？當你接受到任何圖文、語音訊息，大腦會先轉譯成布農族符碼來解讀，再用布農族思維來消化與輸出訊息，最後轉譯成華語來回應，所以用布農族語講話、侃侃而談、深入淺出，但要用華語表達，還須多一道轉譯程序，思考華語對應族語是否達意，反應就變慢，無法有效地根據意思找出正確

的華語，還好文學可以慢慢地思考與修正。其次，用我熟悉的語言轉化成不熟悉的符號（族語文），多年浸淫在華文教育中，華語與漢字在創作過程中，多少影響了些佈局與結構，這應該無可厚非。

透過文章的書寫與閱讀，可以把零碎的單詞，慢慢整理出有意義的句子，也可以找出族語結構的類型，歸納出通則，以利教學與傳承，是原住民應該好好把握及善加利用的現代獵場。

教育部辦理族語文學獎，原住民族透過投稿參與，發掘個人的文學底子。如果還有那麼一丁點的興趣，你一定要參加族語文學獎。透過族語寫作，會有助於族語能力的深耕、增加你的單字量、提升你對族語運用的準確度。如果還有那麼一丁點的原住

民族使命感，你一定要參加族語文學獎，透過文學表達，可保存深層的族群化，並兼具族群文化傳揚的功能。如果你對我們的孩子有那麼一丁點的「原住民」期許，你一定要參加族語文學獎，透過創作的文字化，可以提供原住民語言教材，提供教學場域學生學習的素材。你不做，什麼都不會產生效果。

省思

回顧原住民文學獎，這對原住民族的種種是一大福音，但我覺得有些事必須要思考。

評審的問題：常常發生的狀況是，B級（評審委員）人才在審A級（選手）的文章。因為獎金豐富，而評審的費用相對的低，所以A級族語人才在重金之下，都投稿去了，留下不敢投稿的當評審，這樣對族語文學的提升是一種阻礙。建議重金禮聘評審，並嚴審資格，如認證等級、有無修過語言學，或相關族語研究或出版，如此才能提升族語文學的品質。

素材的問題：我曾經投稿「翻譯文學組」，我翻譯的《西雅圖宣言》沒入選，而同期有一篇翻譯唐詩五言絕句，竟然入選？不知道要如何形容這種狀況。對於翻譯文學，主辦單位應該列出幾篇世界文學讓選手選擇，才能確保翻譯品質。

參與度的問題：一般來講，沒有設定生力軍的配套措施，得獎者幾乎都是老面孔、老人，畢竟這額外的收入得來容易。所以，建議另外設立新人組，鼓勵第一次投稿或未曾過名的選手，並給予信心、激發潛能，方可替原住民的文學增加人才，注入新血。



接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邀，審核牧師的族語能力。

結語

語言發展的極致就是文學，台灣的國民教育階段，全面性實施族語教學已十幾年了，讀高中了，理論上應該走到文學的階段了。透過文學運用語文、透過文學表達情意、透過文學傳承文化、透過文學…… ◆

作者簡介



打亥·伊斯南冠·友拉菲

布農族。出生於屏東縣瑪家鄉三和村玉泉社區，生長於高雄市那瑪夏區南沙魯部落，1968年生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文所碩士。曾任教育部本土語言指導員、教育部中央輔導團本土語言組團員、小學校長及主任。現任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民小學教師。



學客家人的「敬字亭」精神，給字、文、書送行。